湧幢小品

湧幢小品目録卷之二十五

湧幢小品卷之二十五

湖上朱國禎輯

御藥醫

御藥煎二服爲一服候熟分爲二器御醫先嘗次院判次内官其一器以進　御

戴元禮　國朝之聖醫也　太祖臨崩召至榻前曰汝仁義人也事無預汝無恐　太孫即位誅諸治疾無狀者拜元禮院使諸王奔喪　太孫道太祖語哭問狀勞之遂手題仁義字大軸肅慶二王

爲贊詠以賜

景皇帝御醫徐樞有名帝嘗問藥性遲速對曰藥性猶人性善者千日而不足惡者一日而有餘人以爲藥諫云

性藥名言

吳傑號賜谷武進人學無所不通更精于醫遇奇疾尤效正德末爲院使嘗曰調藥性易調自性難拏出性字方可言醫人以爲名言

太醫用藥

列聖大故太醫俱罪未見確據惟　孝皇有疾太醫
進藥臭血驟崩葢誤用熱劑也御藥局太監張瑜
醫官施欽劉文泰等四人皆下獄據正律誤用御
藥大不敬當斬是時刑部尚書閔珪左都御
史張簡肅敷華尚書掌大理寺事楊康簡守隨皆
名賢也僅引交結近侍官員例絞當時議者猶恨
獄未蔽法方朝審奄李榮阿內意欲從矜疑康簡
泫然曰　先帝梓宮在殯臣子幽憤方殷君父事
誤與故同律以春秋許世子之義豈可曲貸李亦

泣下乃加杖盡法
劉文泰即是傾王三原大宰爲丘瓊山所庇者瓊
山未幾捐館而文泰竟坐大辟人謂有天報焉然
此輩皆以醫官坐誤而方士又當別論方士外道
其書妖書其言妖言李孜省王金是也孜省是房
中之術觀萬安所進御篋之書可見其初遣戍後
以内侍蔣琮之力方置之死琮之功大矣王金是
符籙斬之非過而招中引及　先帝遂爲高中玄
藉口

武皇疾甚詔內侍皇急以二萬金募人療治無賴者鋒起自效大學士楊石齋上言聖體違和臣等殊切瞻戀昨司禮監官傳諭　聖意令臣等擬旨博訪精通醫藥者臣竊惟天下名醫聚太醫又選其尤者入御藥房但當專任信用自收萬全之效又何待求諸草澤僥倖未試之人哉況治疾之術調攝爲上醫次之若調攝少有不節則醫藥亦無速效伏願　皇上愼重啟處勿使勞逸之失宜調節飲膳勿使滋味之太過但凡一應玩好可以惑亂

聰明傷損元氣者皆不使少干　聖慮自然百體康豫萬福駢臻上可以慰　九廟在天之靈下可以慰天下臣民之望矣事遂得止此辛巳正月初旬事時去晏駕尚六十餘日未必非從容調治所延萬一如內侍言藥投即有他故石齋何以自處以近事觀之普天同恨可以永鑒矣

疾病大約多起于酒色而帝王爲尤甚　武皇病根已深南郊一獻嘔血而踣景象可知吳賜谷爲院使先一歲在臨清固曰病急矣幸可及還內耳

遲而猶能支持百餘日則藥之功也　貞皇之病止是虛弱尚能視朝大黄劫泄後猶能延見羣臣傳宣取藥親舉玉盞若以溫平之劑緩緩滋養自然平復乃進紅鉛助火之物一夕遂致大故誤之一字罪安得免況　武皇時内臣縱惡極矣凡事閣臣不得自專而此事尚傳閣擬旨閣臣猶得執正令一槩順從自以意行之可乎

或曰誤則坐罪甚輕令當如何擬議曰在齊民有誤有故天子其可誤乎誤則大不敬與盜大祀神

御物僞造御寳同科皆斬若曰故直以謀大逆論
葢其下註曰謀毀宗廟山陵宫闕天子一身宗廟
之主也故下它藥不利于君非大逆而何故必有
謀謀則有主使矣在十惡中俱服上刑不忍言不
可言暗暗藏影倹人理會乃誤字入第六欵有分
别有次第律意之精如此楊康簡曰誤與故同余
猶以爲多一層不若從天子身上起見看得誤字
大更自直捷其誤而杖止一百者乃小小出入無
關大故者也不可曲解尤不可錯引

禁獄

我朝制度嚴密尤慎于刑獄　二祖多由錦衣衛發落此所謂天斷也不必言自後必經法司招擬以上然事干宮禁如天順丁丑徐正嘉靖壬寅楊金英兩獄事如何成招成則非臣子所敢言不則事體重大無徑自下手之理若曰　旨出宮中自來無內降極刑之事況刑人于市誰人莅之即如郭中允之戮亦必會議題本方票嚴旨行事則以前兩事諸公試設身處此當如之何大約變出理外

事外傾刻立決并其藁削去與逆人骨肉俱化爲灰燼而亦不没其實著之錄中春秋内大惡不書諱之也諱者不忍言也甚之也文字簡嚴書法隱然自見况又有素臣之手在至劉文泰一案雖不可並論然　武皇未登極即巳下獄　孝皇未葬加杖盡法則罪人旣得無煩它說矣

醫民

徐應明號潑溪蘭溪人少與趙文懿公同學趙日有名應明意不自得一日謂曰汝醫國吾醫民各

行其志可乎趙曰國醫躲且不必遂民醫實人求我而應之造化在手矣遂從時所遊厭而去之遇異人有別傳決生死遠近或預訂或逆定皆奇驗遊楚中諸名公爭致之有欲傳其術者曰必有活人心地則可蘇中翰惟霖有隱病胗之言狀約于一年前無一字虛發蘇將師事焉忽一日卒人以為僊去不死也

用時文

辛酉余有不寐之病徹夜宛轉心火焦灼諸醫束

手不得已檢古方試之無一驗愈用自分必死命
孫子信手抽架帙指八字定吉凶初得龍爲祥之
來五字甚惡之又得用時文三字不可解館客邵
生持王宇泰證治一書至悟曰得非醫家之時文
耶[illegible]不瘳一款其方自丹溪通至末有戴元禮二
方平平無奇恍然曰時文在此矣服之就枕即臥
次日稍平漸漸調服而先一月脇病上下如分兩
截中痛甚不能支余友繆仲醇至用蘇子五錢即
止蓋余危病自丁巳後此爲最甚去死幾希僅存

之年可不自愛乎

書蠅

諸生俞某久病家亦貧不能具醫藥几上有醫便一冊以意檢而服之皆不效有一蒼蠅飛入鳴聲甚厲止于冊上生泣而禱曰蠅者應也靈也如其有靈我展書帙擇方而投足焉庶應病且有瘳乎徐展十數葉其蠅瞥然投下乃犀角地黃湯也如方製之而苦無犀角俄出門失足踏坎中甚痛以爲石尖視之犀也服數劑得愈

本草

唐高宗時于志寧與司空李勣修定本草幷圖合五十四篇帝曰本草尚矣今復修之何所異邪對曰昔陶弘景以神農經合雜家別錄註銘之江南偏方不周曉藥石往往紕繆四百餘物今考正之又增後世所用百餘物此以爲異帝曰本草別錄何爲而二對曰班固唯記黃帝內外經不載本草至齊民錄乃稱之世謂神農氏嘗藥以拯含氣而黃帝以前文字不傳以識相付至桐雷乃載篇冊

然所載郡縣多在漢時疑張仲景華陀竊記其語
別錄者魏晉以來吳普李當之所記其言華葉形
色佐使相須附經爲說故弘景合而錄之帝曰善
其書遂大行

灰性

醫書云燒灰存性存性二字最妙可見萬劫成灰
性未嘗不存今人當陷溺之後四端時露即灰枯
骨猶能蔭後惟業重毒火燒然不留則性滅天地
聖人無如之何

醫不治老

賈敦實曹州人唐貞觀時歷懷州刺史永淳初疾篤子孫延醫却不肯見曰未聞良醫能治老也卒年九十餘

寒疾免禍

武元衡遇盜之時裴晉公首裹氈帽雖傷不死考其時乃六月下旬一日六月三日晉公嘗有寒疾盛暑衣氊故也

熱疾得實

貞元中淮南一小將得熱疾生癰皮肉如水晶醫家以銀鍼刺之堅不可入氣垂絕俄有鼠嚙破大呼而起墮一物五采燁然堅滑有紋甚細貨之得十千病亦尋愈

奴婢瘧

瘧鬼小不能病巨人故曰壯士不病瘧晉人曰君子不病瘧蜀人以痎瘧為奴婢瘧

掐瘤

楊佛子頦下生瘤大如覆盞一日由市歸中途值

一探瓢者穢癩不可近時暴雨至瓢者乞佛子雨蓋佛與殊無難色行一里餘瓢者用左手搯佛子瘤右手拊背曰忠可嘉汝何報佛子笑曰勿欺我瓢者曰吃我一醉三日後當過君治瘻先口授折骨方佛子未心信別去數步顧瞻其人遯不知所之矣佛子歸語家人痛悔不得治瘻方明旦視頦下瘻忽不見家人驚惟捫其背則瘤還在背矣人始悟佛子遇異人

聘字

正統三年八月山東海豐縣民徐二病傷寒手左膊上生王山東三字知州尤寳以聞逮至京驗治釋去

指紋

成化二十一年有莘里民王興左手大指著紅紋形紆曲僅寸許可五六折每雷雨時輒搖動弗寧興憾焉欲割去之一夕夢一男子容儀甚興謂興曰余應龍也謫降在公體公勿禍余後三日午候公伸手指于窻櫺外余其逝諸至期雷雨大作興

如所言手指裂而應龍起矣

性病

滁州孫存字性父號豐山與霍渭崖同榜最相得自禮部主客郎中守贛州長沙調荊州與吉府承奉李獻相訐待理凡四年復職補處州官終河南左布政以拾遺調節抗辯自明請致仕一生彊項清節過人而卒無子其同年二人相遇問豐山何如曰好固好只性子尚在其一人對曰雖是性子却解得快豐山聞曰此所謂性病也終身不瘥二

字最佳亦何用痞

豐山方待理上疏極口詆撫按之甚緒嘉與孫璽爲楊州同知亦以抗中貴被係待理致書勸事鹽使者極口詆其狗甚至不忍聞孫後事白陞叅議郎廢川尚書之父也先輩之抗直如此而用事人狐媚不職固在在皆然矣

二國公

國朝上公有疾者二人一曰定國徐永寧二曰成國朱時泰永寧中山王五世孫讀經史通書法襲爵

時年甫十三忽遘風疾久漸洗昏悶出覩戶外有貴近臣侍寵驕縱者道路側目莫敢近永寧密伺奮擊之其人策馬走僅得免若是者往往而然或疑非病其中介介有黑白及問之輒失度時操筆研析簡通覩舊或作高昌西番字蓋少所習也卒年六十四妾丁氏侍病日夕不懈至是亦自縊于寢旌曰貞烈時泰東平王七世孫耆鼓琴工詞翰嘗之舅氏飲間爆竹聲驚起繞室求之不得遂患心疾父定襄王希忠僅一子治之萬方不效居室

内簡直自縱任性而行家人莫敢違至見賓客循
循威儀未嘗有失其疾數可數發更十餘年定襄
薨疾益劇至不能執喪顧時時哭泣詔准襲爵强
起受命竟不能拜表稱謝尋卒年二十九夫人陸
氏錦衣炳女亦以痛悼卒凡越五十三日不得旌
陸甚賢夫既有疾懼其媟嫚正顏肅容勿與之嬉
笑遂不敢犯念其無子廣置妾媵每一當夕輒使
傅母守有娠遷煥室厚奉養凡四子二女皆如已
出一襲封一出繼叔太傅希孝竊謂陸誠可旌而

一病兒多子雙承兩支並茂則東平陰平之餘澤也

二主事

天順二年十一月乙酉浙吏部主事曹恂巳陞江西參議至通州以病回京尚書王翺以聞　上命仍爲主事歸家治疾恂不平晨入端門遇翺捽胸摑其面大呼錦衣衛官曰此老姦當擒也忠國公石亨陳狀　上命錦衣衛執訊之欲重加以罪王憫其實病但擯歸不用且勑有司閑其出入既至

家而病愈

萬曆九年十一月主事袁某狂誕爲江陵所喜監兌浙中盛儀從呼叱同知以下無所顧忌一州守稍與抗至欲與杖太守解之而止視二司蔑如也人皆惡之省下出與巡撫吳善言相値不引避巡撫捶其隸人起奪之不可得大罵披髮而走隨輿衝至柵門拉之仆地吾郡董宗伯在杭城爲之調解未幾告歸墮水死

二御史

胡莊肅公松滁州人讀書講學不見乞客性尤高簡以大參家居有臺使者素有心疾不事事飲醉怒公却掃爲嫚巳遣吏發兵圍其第夜且昏黑家人懼竄立盡公不爲動秉燭坐堂上讀書自如或勸公質臺使行李撫其不法事訐于　朝公但領之曰吾方愧仁禮未至内自反爾敢與較哉會使者酲解慚而捨去

嘉靖十三年御史李新芳行部至廣平縣城門發銃驚而怒笞銃手并笞知縣周謐又用左右譖逋

及典史田經付推官楊經鞫訊謐等不服經以獄
不就恐新芳怒盛重違其意乃文致他事誣謐經
侵分修城錢緡坐以監守自盜律廣平府知府李
騰霄不能平詰新芳辨折辭氣頗厲新芳愧憤遂
誣騰霄主使謐謀害已弁奏之而遣推官楊經泰
新氏馳府執騰霄騰霄拒之稍集衆自衛新芳復
劾其拒城爲亂檄兵備副使楊彝勒兵三千人往
捕之騰霄棄官走通判吳子孝推官侯佩經歷吳
尚質皆走郡城一空百姓奔走爭門出蹂躪死者

甚衆新芳復遣數百人追騰霄等下令得騰霄者予三百金追至趙州及之執騰霄繫唐山縣官舍而子孝佩尚質歸背笞之數十尚質立斃騰霄謚經屢訴于朝巡撫周金亦奏新芳謬妄及經新氏怙勢作威擅發兵激變之罪　上勅新芳回籍遣給事中王禎郎中李櫝往勘得實以聞遂逮新芳楊奠詔下獄俱奪官

四中書行人

中書舍人劉芬眞定人嘉靖已未進士有文才而

清狂不慧每爲人所弄至躍空攀天投淵覓寶顛溺幾死亦不悟也嘉靖三十九年德王之國當除長史或戲之曰吏部將以爾爲之芬大怒即馳往吏部尚書吳鵬家裂冠毀裳戟手大罵而去鵬以聞詔錦衣衛逮送法司拷問黜之

嘉靖六年十月辛酉行人潘銳素病狂易將選科道銳不與意不無少望會病發詣禮部尚書桂萼問王安石何如人萼不答因及所試文字語多誖謬萼謂銳意不平詆之曰予苟有志勉之不患朝

廷不用銳曰令知縣及翰林院俸太薄宜加其俸
乃可責其貪墨乃盛氣答之曰豈有餓死知縣翰
林耶銳艴然出愈益病明旦具疏言墨論及政事
欲多戮貪吏去內豎且許臣爲御史攬朝廷之柄
大不忠欲奏之從班中躍出　上怒下錦衣衛驗
治墨自辯銳所奏皆妄因上銳試卷以明不欺
上曰銳小臣狂悖妄言業已下吏鞫問卿等勿得介
意及訊銳果病中語初意坐不得科道懷忿造言
下刑部當銳奏事詐不以實律于是罷銳令冠帶

閒住

傅檝南安人正德六年進士祖凱父浚俱相繼登第檝有文學既登第授行人痫繼母不能安其室父之死有所不可知者一哭嘔血數升遂廢人事佯狂喪心朝立風日中夜臥地上時拾餘菜殘果朽腐之物食之至所著作上薄騷雅然皆廋隱語或雜以鄙俚字往往持帖市門不知者謂行人狂廢人行人亦自隱也既佯狂久職知父讐家僮中戲而急縋之取蒲鞭之僮佯哭行人取自鞭曰我

乃不覺痛易以挺遂踰死時時袖筆硯走月臺寺釋乾文言義題兩廡皆徧有見者請所不解則復胡盧去直指某下車即往謁行人不爲禮直折歸行人突至儀門擲之以石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遂出行人多從市上投石擲礫人遇善人則笑遇不善人則哭常至山中有虎來前行人當前坐虎竟去

行人司寔性狂易好啖生肉而止

進士使高麗舊例有蟒衣玉帶之賜此到彼國辭之時與國王相

見所用者渠遽披戴京中乘馬拜客人皆竊笑一
出城即用八轎馳驟入遼設中軍官作威重如撫
臺遼撫爲韓耀枚人也來拜稍進不納大相忤且
自誇入　朝即爲吏科給事中先期咨訪賢否得
失韓卿之囑隨行者凡一言動一禮物皆密籍以
報使事畢未入京而韓疏至被逮以死其二親亦
死辱命殺身眞妄人不足惜余同年夏子陽以給
事中使琉球在杭城亦玉帶八轎余以書諷止之
至閩與撫臣徐學聚大相左黽勉了事而歸陞太

常少卿未幾歿夏本仁慈人乃止于此可憐也

病舉人

廣東舉人王樂得病因爲祟所附或學日者或相士或堪輿抵掌譚論若素習并其聲音笑貌無不酷肖時亦奇中兼亦索謝好事者因以爲戲傀之銀錢得即付酒家自歌自舞稱日三通道士家人百計禳而醫之無效一夕墜水死

星相堪輿

相法堪輿三代前巳有惟星命起于唐之李師中

來自西域在今日士大夫人人能講日日去講入
大有講他人命者講著甚的

無生日無相

馮道之相酷似杜黃裳賈似道之相酷似韓魏公
道自幼涉亂離不知生日在天福中爲上相晉帝
問之欲致賀道對以實可見此老終身不算命而
當時有馮玄豹者工相術能于下座識明宗之極
貴獨相道無前程不可用則星相二字此老皆可
不用亦省許多事

庚甲相同

保祐中孟無菴珙開閫荊襄嘗單馬出巡見漢江一漁者狀貌奇偉提巨鱗避于道左無菴問其姓名與年庚則年月日時皆與己同異之邀之俱歸欲命以官漁者不願曰富貴貧賤各有定分某雖與公相年庚同然公相生于陸故貴某生于舟則水上輕浮故賤某日以漁爲活自足若一旦富貴實不能勝必致暴亡再三强之不可而去孟悵然久之曰吾不如也

江右張見庵鳴岡吳中徐文江中同年月日時張第庚辰徐第丁丑同縣令同臺徐爲通政使家富一子登科書多兒女之戚張爲侍郎其家與子則非徐匹同時官于南京于同之中又盈縮如此乃知天有所奪必有所予不必營營矣

鶴雛

楊億之初生也母章氏夢羽衣人自言武夷僊託化既誕則一鶴雛也盡室驚駭將而棄之江其叔父曰吾聞閒世之人其生必異如姜嫄有棄簡狄

有契乃造至江濱開視之鶴巳蛻而嬰兒具焉體猶有紫毳寸餘旣月乃落

黄葵蕭田人正統庚寅母林氏夢虛空中紫衣人呼授以物舉衣承之得鶴雛是歲臘月十有八日生公墜形者謂之鶴相冠帶衣履書畫百物精緻處潔居守絕一塵旣老樂五松號五松居士人謂得鶴之性

李口許頭

李固言口吃接賓客頗謇緩及人主前議論乃更

許掛吾師許文穆公對人頭常岑岑動入侍辨
定如山

官太師

張憬藏神相也劉思禮從之學相術憬藏謂思禮
歷位刺史官至太師後果得冀州謂太師非佐命
不可得乃結綦連耀謀反謂耀曰君體有龍氣如
大帝耀亦曰公金刀當輔我成大事謀洩坐誅所
累名士三十餘族死者千餘人然則太師之相信
憬藏所憬抑劫運不可逃憬藏明知而亦竟無如

之何也

高低眼

趙方爲京西制閫容貌古怪兩眼高低一眼觀天一眼觀地人皆望而畏之

識張羅峯

王相以御史謫判高郵相有精鑒張羅峯以落第候除相一見奇之誚曰子有異相他日所就奚止科第因厚贐之羅峯既貴上疏曰相以忠鯁蒙誣宜卹詔贈光祿少卿諭祭相光山人字夢弼爲御

史有風力屢劾錢寧江彬

侍郎昪

曹本字子善滕縣人漢曹褒之後也父思明嘗夢數人以車載篋至門問曰汝曹某耶思明應曰是也其人開篋取人支體與之曰此隸人支體也思明受之一人後至謂其人曰曹某當得一侍郎兒何故以隸體與之其人大驚曰吾忘之然侍郎皆已散盡奈何後至者顧視篋中良久曰此不一侍郎鼻耶遂復與之已而本生　國初果為刑部侍

郎

形似

相法謂人形似禽獸者必大貴不知禽獸形中亦有似人者否世間原有不作惡及吃苦爲善之禽獸轉生爲人比得人身若不作壞地位更進可省可省

神術

星士胡宗成化間遊京師謁吏部侍郎尹旻漫戲曰此誑人者將何之胡曰明公未試以爲誑試一

人存爲驗嘗知小子神術耳因出翰林邢讓支于
示之曰明年八月此公必死邢亦聞之明年六月
以祭酒陞禮部侍郎矣會饌錢事發念其言引罪
坐除名過滁縣見岳蒙泉岳問何以不深辨至此
曰術者謂余今年當死今但失官薄同事者罪所
謂有陰功者不亦正此類也至八月朔拈易自占
得臨卦揲策數日詎謂胡宗驗乃至此蓋卦辭曰
八月有凶故也至十八日果卒可見死生有定原
不可移而邢或先辭官不做侍郎則又未可知要

之數已前定無可奈何而術者偶驗未必盡是通神也

長人

淳熙間蘇州有唐姓者兄妹皆長丈三尺日飫斗餘行倦則倚市簷憩坐如堵牆不可出出則傾市觀之詔麇之殿前司德壽欲見之遣詣北宫懼其聚民乃臥而泛之河至望僊橋專舟焉又江山寺有編童肩長尺餘來淨慈寺都人爭出視之喧傳禁中詔給僧牒寺徧日坐之門護以行馬士女塡

沓灶香施資謂之活羅漢皆非賦形之正近于人妖矣

胡梅林在浙選長大人列轎前示威我湖有陳姓者與焉余庚午年應童子試經縣治前見之長亦丈餘倚屋簷食入縣門求舟帽與楣齊縣尹方工亮辛未進士見而揶笑曰何舟可載選最鉅者與之僅蹲于前不能入艙中也

貲表不足恃

近地有沈姓者少聰慧年九歲應試知縣奇之命

題作破以爲政第二八佾第三里仁第四公冶長第五爲題應聲云政平于上猶有干政之人俗美于下不免負俗之累大奇之以爲神童後以驕惰無所成流爲訟師有滸姓者少亦負俊讀易以四日畢能七步成詩後亦無成徽人有方姓者生昔大雷雨龍掛屋脊比長方面大耳垂手過膝咸謂貴徵終身食肉癡蠢而已天資既不足恃而奇徵亦豈盡驗耶

尼山龍虎山

孔子以萬世爲土崇祀世封不必言其次則張眞
人雖異教與吾儒不可竝而延世竝天地則同非
但天意抑亦地靈尼山龍虎山之秀固天下第一
風水也又有異焉成化五年衍聖公孔弘緒坐罪
當奴以大學士彭時救奏免桎梏散行就埋黜爲
民此二月間事至四月眞人張元吉淫暴坐罪發
遲後免多謫戍久之放爲民是何吉同而凶亦適
合且又同歲耶

橛維樟鎖

襄陽有萬山在上遊形家謂襄若筏隄若維萬山砥柱江流則其椒也山有寺曰幽蘭經言道安鐵佛夜遊因而布列圭峯以講經棲宿其中旦暮鍾鼓謂之因檝巖維以壯形勢寺後改曰禎德吳江城當太湖之衝舊有詩云長橋爲鍊塔爲樺垂虹爲鎖鎖吳江有時塔倒長橋斷吳江依舊白茫茫然其地與蘇州諸山相聯淺淺上下褰裳直至治平諸山乃余所親見者

照天燭

范丞相致虛家居東田朝山有石尖甚聳夜每發光名曰照天燭時范族仕達滿朝後爲堪輿所賣鑿去其頂實不踰時悉褫職以歸

狸䏍

楊萬大建安人好恬靜結茅武夷漁樵山水間夜則懸燈獨坐弦琴詠詩以自娛山下有津渡一夕有道士黃冠玄服貌甚偉往武夷宮瞑不得濟扣門止宿自後數往來萬大禮之久而益勤乜日復來謂曰吾非世人也今當歸洞天特來別汝吾觀

汝所爲甚善天必有以報之汝老矣其在後人乎

命舟欲與偕去萬大始異之旣而戚然告曰吾二

親喪未卜窀穸豈可去道士曰待汝襄大事與汝

偕往未晚因與共舟至既寧豐樂里指示溪灣秀

峯下曰汝于某年月日奉父母柩於此俟有白狸

眠處卽葬所也白狸起卽葬時也萬大俟期奉柩

至山中果見白狸如所言葬之不逾年而他處子

孫聞其地饒衍多來居之因名其地曰楊墩墓曰

白狸時年已九十有七嘗晝寢夢前道士來迎曰

汝今家事畢當與俱去覺即沐浴更衣端坐而逝

太師文敏公即其後也

文敏歿後謀刱祠堂御史伍體馴郡太守劉鉞共門人也謀于公之孫景通以第東廢廪與之後有齟齬者請于 朝允之至成化三年落成距公歿二十四年矣

天馬山

葉少師臺山居玉融東南六十里其山自黃蘗東行三十里突起高峯曰大吉又東逶迤三十里爲

黃鍾山形如覆釜更十里三峯連絡如編貝曰三山自三山折而南五里許有山秀而拔曰稱輿山逆折而西亦五里許曰天馬山復自南而北舒爲橫阜如列屏然其居負之而面天馬山其中有石隆起曰大石山右曰鳳跡山左而下者曰鐵臺山自大石山展而北突起曰象山倚居之肩天馬山破裂如火燄形家謂之廉貞居人稍嫌之少師將樹而脊蔚焉以告青烏李生生曰君謬矣君居所以佳在此山也樹焉將凶其父老曰然往山嘗樹

矣樹可材也而鄉無寧歲從赭其樹遂無恙于是

龍不敢復言樹而居之左有樓焉李生復勸去之

少師曰此青龍也何傷生曰君但知青龍而不知

爲劫方耳遂徙其樓

蝦子

舒梓溪先生微時館於海昏界一湖泊人家二年

許適其主爲羣盜所誣罄家產求脫尚不能給賣

其妻以給先生方歲暮解館歸其夫婦相向泣甚

楚即辭修儀并他生所致者盡與之得免於難先

生既貧甚其內子以先生歸遲不舉火者二日須館金甚切及歸恐室人徧責不敢以捐金事告內子見先生之歸爲可恃喜甚而無所給炊以進先生愈益愧憂見於色內子慰勞之扣得主人鬻妻之故卽問鬻値幾何何不卽捐館金與之使其夫婦如初先生輒揖云業已與之今無以食貧不敢與汝言也於是兩相稱快若身免之殃而去其累了不知朝夕之計無復之也內子乃持筐出於屋旁澗中漉蝦子少許歸復持瓶向隣家借酒與先

生酌之時已夜先生忽見一蝦子甚大出其兩足夾于盂外因偶出聲曰蝦子脚見蹻晛卽于門外續曰狀元定此宵銀環金鎖鎖簾捲玉鉤鉤先生與其內兩相錯愕焉明日雪甚先生出貸于知親僅足支數日有形家者至其家先生覺有異事之謹形家者感其恭而憐其匱乏乃問先生有先人未葬者否曰正急此恨貧無能葬也術乃指其近郊某所語先生曰此中有大地尚無主余周視數載矣爲美女梳粧形前有銀環金鎖珠簾玉鉤莫

若乘急余爲君家卜之乃爲檢其年月又只在次
最利先生聞喜其與鬼語合而謝以匱不能舉
棺及封窆術竟爲畫策且出橐金資其事而乘夜
葬之四鄰無知者不數年先生廷試第一彼形家
者終無所蹤跡其鄉人至今能道其軼事如此

預卜佳地

公東塘先生名家臣臨朐縣人隆慶戊辰進士庶
吉士編修謫廣平推官陞南戶部主事過里中轉
墓至黃山下謂子鶚曰此佳地沒而葬此可矣鶚

聞言怍之既抵南病作爲往迎至徐州見夢曰吾不歸矣黃山葬地無過趙氏北牆下爲大驚起赴公已卒滁州荅即見夢之夕也既尋得地葬有日矣即不知所言趙者何爲臥柩側夢一蒼頭馳告曰闕前迴一石橋奈何相與往視之儼然古塚堂宇宏麗朱扉四啓隙中見一燈熒然已而朱扉開燈爆有聲光大起如晝北壁有銘而缺其角曰宋貴主葬處也生嘉祐至道間一轉爲某官再轉爲戶部主事推官云旁有書四厨劒四皆銀室爲核

劒舞遂覺覺而悟宋貴主之爲趙氏也越數日方
葬而甘泉出芝草生至萬曆辛丑爵成進士庶吉
士編修今爲侍郎文行一時推重余曾通書得蹤
跡亦奇實也太史官不達身後得吉地昌其後豈
偶然哉

墓水禍福

李景隆未停爵時傷墓山口忽啓一泉衝其塚後
樹木漸枯不久禍作幽廢死迨弘治初復有爛石
横墮中流正逆阻衝處水遂分散且墓傷前後循

生彝松不三四年蓊然交蔭未幾求其五代孫璘
爲南錦衣指揮使嘉靖中紹絶封進臨淮侯祿千
石
崇明三沙
地氣盛則土增如蘇州崇明縣在南海中唐武德
間湧二洲號東西沙宋時續漲姚劉沙與東沙相
接建中靖國初又漲一洲於西北今謂之三沙此
則蘇郡東方門戶羅星也
禮部井

穆廟時關西馬乾菴自强以大宗伯入相後三十年
絕響司官止陞太守又以東封事至空署遂逐其餘
忤旨遷謫者尤多江右范含虛謙旣爲尚書故精
形家言部有舊井已湮復開新井范歎賞良久欣
然曰得之矣闢舊塞新必有奇驗果司官穩帖聯
擢京堂吏部若督學無復作知府者而范乃暴卒
其以大宗伯即家入相者歸德沈龍江鯉山陰朱
金庭賡又數年李九我庭機以左侍郎署印孫鑨
湖如游以尚書皆大拜可見堪輿未嘗不驗特不

驗于起念之人耳 叔子毅峰以哲 宗伯召大拜

土龍

相傳吉地有土龍之說未之敢信頋涇陽先生之宅前對膠山後枕斗山龍自西來宅左右介以水氣厚脉清其尊公以貧士卜宅生先生兄弟五人皆魁梧俊爽而先生與弟涇凡禮部少以文章著名晚節先生以理學稱重最長涇白公為光祿丞亦奇男子也某年光祿于西徧掘土土中有龍形頭角皆具役人驚而劉之其膩如脂光祿聞亟往

止而掩之則散奪無餘矣未幾光祿與先生皆卒

而東林之社遂被言者痛詆天乎人乎地乎亦關

氣數其又何尤

八卦獻地

蕭齊唐寓初復之後家廬陵楊行密割據稱吳王

用爲武寧令時縣令擁兵故稱將軍𤧫私茶禁嚴

過客袁八卦犯令當死蕭釋之乃獻墨潭石牛潭

爲葬地石獅潭以居潭今吉水螺陂是也後之子

孫貴盛廬陵舊宅爲蕭將軍祠然則袁乃地仙蕭

遇而釋之必有仁德得天非偶然者

坏土善祥

張弘範滁人建炎中劇賊李成掠淮南遺骼蔽野張昉負畚鍤埋瘞之一夕夢四人前告曰某等避難死淪某所胥井中人無知今闔郡被公德而某等獨不得一坏土幸公哀憐收之覺視胥井得骸瘞之未幾復夢四人者前致謝張居鄉遨巡懷仁樂善人有病予藥死予棺即貧不能婚姻予財無吝不樂仕出監揚之柴墟鎮尋謝病免樂其風土

家焉將葬其父有田叟迎立問曰若非求地者耶曰然因問之故叟曰余晨起田見前溪兩豎相撲往觀無睹既還復然已而更往闃如也是必善祥子曷往試乃見後山隱起綿亘左右兩溪滙流其前屈曲逝卜之吉遂以葬焉他日郡守趙善仁通堪輿家言以其地肖浮牌須水溢即應未幾官浚涑堰下流東堤潴水會雨暴漲水環墓是歲範子巖登第範妻鄭氏尤賢常先意佐範施予如不及里屋有病不能自給者爲廡置門俾自取不問所

從也後巖爲參政至太子太師推恩範如其官少

子嵩力學知名出作守貴盛繁衍人皆以爲隱德

報云

不可求

風水可遇不可求尚矣君來天壤間大地自正綸

都會外如郡邑如村落其大家世族皆一二占定

占得者累代相傳即中衰必復興間有不盡然者

又當別論非地之故也余嘗謂帝王之封建雖廢

天之封建未嘗廢要在脩德以承之所謂祈天永

命者是也如何是祈決非禱禳之類其有求而得

者亦是天意乃善祈之驗祈字含蓄求字淺露先

聖所以陋執鞭者尒求之三十餘年陋已甚矣急

急味祈字已晩噫誰非天乎不若息心之爲得也

□□小品卷之二十五 終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二十六

湧幢小品卷之二十六

湖上朱國禎輯

山

泰山曰岱宗岱者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爲五嶽之長

華山如立嵩山如臥華山如峩冠道士振衣天末嵩則眠龍而癱者也蓋天地磅礴之氣至中州開舒二室室者藏也蜿蝘奇麗橫亘其中數十里余老矣尚須裹糧一盡其勝

恒山爲北岳在大同府渾源州南二十里唐以前皆于山所致祭石晉割賂契丹宋承其後以白溝爲界遂祭于眞定府陽曲縣文之曰地有恒山飛來石入國朝未及釐正北平遷都則眞定反在其南弘治中馬鈞陽疏請改祀渾源禮部尚書倪岳覆疏止建廟于恒山之下萬厯十六年巡撫胡來貢又申鈞陽之説禮部尚書羅萬化覆如故夫倪公最博洽精于祀典鈞陽之言確然可據何以不行豈以事非已出且有所不足致然耶事益久

玄武之神終不得復正其典矣
金山四圍惟東面有石石外有硬砂三面皆懸空
泊舟無礙即郭璞墓甚近然中間隔水最深相傳
其底如蓮花單擎然安得候江枯而親閱之嘉靖
某年大風江水翻于東有見之果如所記
鴈宕山前世人所不見即謝靈運好遊亦未嘗至
宋眞宗時建玉清昭應宮因採木深入窮山此境
始露于外近年葉少師開福廬山頗亦相稱葢皆
藏于海邊一時人跡難到非帝王卿相之力又有

世外遐踪不能搜出也

牛首山延袤四十里或曰以形宛肖牛也或曰疏勒國有牛頭山佳麗相同故名華嚴經云南牛首北五臺俱文殊顯化所

建昌府西芙蓉山亦魚蝓山爲雲雨之府天將雨則有白雲冠峯頂或亘中嶺俗謂之山帶唐詩云風吹山帶遥知雨又曰霧似山巾蓋指此解者以爲嵐非也晴有嵐雨有霧

風門山在溧水縣西三十里上有一穴深邃風從

中出毎夜靜月明白氣自山麓上徹霄漢

廣州府西百二十里曰西樵山高聳千仞勢若遊龍周回四十里面皆内向若蓮花擎空上有平陸唐末詩人曹松移植顧渚茶于此人遂以茶爲生諸名公都以自號自矜云

漏陂

沂州有陂周圍百里毎春雨魚鼈生焉至秋水一夕悉蹈有聲聞數十里名爲漏陂村人具車乘競拾魚鼈輦載而歸

泗源

即漏陂所溢也陂在泗水縣陪尾山之西畔接沂州方省時水俱涸其聲如雷故一名雷澤山之下有泉林寺左右出泉夾寺環之一匝寺右爲山之西面泗淵之泉出焉初出分爲四故名常有澤中器物流出其狀爲石洞洞門高二尺許其水濆瀑沸騰匯爲池折而西流跑突之泉出焉由洞門直瀉埒石竇而大又流而西玉波之泉出焉爲渠悠然長邁其清見底水中小石平布日光射之如繪

如織過寺之左泉出平地或三或兩布如列星各爲一溪更相灌注大木千章輪囷離奇凡三里抵卞橋古有卞縣姑茂之水經于其閒上下數十里泉石最奇達于曲阜逕孔林北西流至濟南府東分而西北與沂水合又西至泗水縣城東復合其自曲阜分流經孔林復西南合于沂者曰洙實二水會諸泉入漕者也 沂水之源有二一出曲阜尼山之麓在縣東南六十里合于泗一出艾山合于汶

汶源

汶水一出新泰縣東四十里者曰小汶河合南師諸泉西至泰安州一出萊蕪縣之寨子村納海眼諸泉一出原山之陽納水河諸泉並會于泰安州泰安之水出仙臺嶺至靜村鎮合萊蕪之汶曰大汶西南流受泮水又西與新泰之小汶合是為入濟之汶達于寧陽東平過于戴村壩南流至汶上縣城東北二十五里受濼當諸泉為魯溝又西南流城北二里受蒲涸為草橋河又十里為白馬河又二十里為鵞河又十五里為黑馬溝至南旺分

汪南北漕河其曰洸水乃汶之支流自寧陽而分

會蚍眼諸泉又西南流至濟寧州

濟源

濟水在兖州府滋陽縣城東五里卽泗水下流由

曲阜分流入境達于濟寧者蓋諸家之說如此然

濟水洑流時出地上原無定體定形故汶泗皆有

源有委而濟獨無可以概見乃萬雨溪謂泰山諸

泉皆濟水所沸滙于汶則東省之水惟有一濟汶

反爲下流而據滋陽之說則濟又爲汶之下流矣

攷濟水禹貢導沇水東流爲濟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今在汶上縣北一名大淸河卽汶水入濟之道水經濟水故瀆又北合洪水注云洪水上承鉅野又北經闞鄉與濟合則前說爲是沇一曰沸卽古兗字也

泉源

山東自兗達于濟南地勢最高諸山蜒蜿宛如人身之脊骨泰山峙于東宛如昂首諸泉湧發或自山趾或自平池或自石罅初只七十二泉時堙時

闢今增至二百四十要不過舉大凡耳數實加倍
不止也土厚氣盛泉亦如之我明因元之舊溝通
舟楫此乃天地大運所關夫豈偶然
大江南北水吩也自岷山迄于海雖有數千里然
不過地軸將盡之一帶自山陜潼關以下磅礴于
嵩岳迤邐入山東極于東岳此南北之地吩而泉
乃含蓄溢出三代盛時無論巳周衰其瑞氣盡鍾
于孔子爲萬世斯文宗主越千五百年泉盡引出
爲通惠河瑞乃鍾之國脉矣惟黃河爲梗　國朝

景順間決張秋嘉靖初決南陽末年決沛縣令乃決邳州自西北浙徙而東南在西北土稍堅患衝突難禦在東南土益鬆患散漫難收李霖寰決計走泇河其言曰黃河者運河之賊也舍黃一里即避一里之賊其砦之如此世灼灼言河神信有之王浚川之言曰正砦無神耳有則上爲國下爲民可以理禱取應夫神受封爵得效其靈亦如人臣致立功名即兒帷仗以驅除而反惜惜不可問耶

山東不但有泉其湖陂甚多動經百十里所在相望想井田既廢水無所歸漫而成湖古云山林川澤原因地勢結成然不聞東土之爲澤國也獨鉅野之名見于禹貢在宋爲梁山泊王安石欲開水利未爲無見水可入海何必另開一泊耶

河

通惠河閘時時修濬南北通津自然永利惟黃河遷徙不常頗費人力然審察豫防亦自有法先朝如劉東山徐元玉劉松石治之亦未見有極潰溢

不可收拾之苦朱鎮山潘印川號稱艱難然亦執
政若當事者故爲張大侈功而議者乃舉與俺答
吉囊並幾許可笑又欲議海運濟之此事非開天
之王不能行若平世人命爲重安能作出格事亂
世則咽喉且不能下而欲尾閭之通爲救命之良
法其可得乎元達子草芥中國人惟恐不盡委之
朱清張瑄悍然不顧二人毒蛟鱷也功元爲虐七
八十年間宋之遺民塟海魚腹中不知幾千萬故
太祖一行深以漂溺爲痛旋卽報罷王敬所鋭然從

事所運僅二十萬石據奏溺者八艘艘不下于石

已去二十之一矣今　主上端拱穆清而任事之

臣如敬所者恐不多見久不講及亦事勢使然余

以爲正不必諱也

褁河不但通漕凡各色進貢朝臣眷屬所在水利

與公私一切應用貨物皆賴以濟海運有此否且

畢力于河猶恐不及安能分之及海也又以防虜

側邊墻且不能守而欲守豐州會州開平可乎

運河一帶平江伯陳瑄用力于南工部尚書宋禮

宣勞于北宋用臨清知州潘叔正之言其言本之老人白英言築壩戴村亘五里遏汶水至南旺分泝兩河以其七北注臨清度地降九十尺閘十七三南注豐沛度地降百十六尺閘二十一禮歿李燧萬恭追訟其功立祠贈禮太子太保一子入監白英先以平頂巾執工籌立于傍亦賜冠帶坐世令一人充冠帶老人管河夫坎河之灘

永平府撫寧縣西有碣石山去海三十里遠望穹窿如塚中有石特起如柱在海東南之灣與諸家

所載碣石之狀甚相合則九河之地在滄平之間
無疑故曰朝發崑崙暮繫髻于碣石爲此也九河
非有他水止將一河分而爲九派以殺黃河之勢
今河身既徙而南則九河已爲平地又何[illegible]迹之
可求且今河入海之處去古河入海之處[illegible][illegible]一千
里豈惟九河之地雖河身故處今皆爲田廬爲城
市已不可辨況九河乎河之故道自鞏縣歷懷衛
彰順名眞數郡今止長垣開州清豐畧見其迹然
亦非禹時故道也觀此則九河宛在目中矣永平

海灣謂之南海洋此洋東西長而南北狹如江河之狀則河當從此入海今河徙而洋存

河中砥柱有三門南曰鬼門中曰神門北曰人門鬼門神門尤爲險惡其中有山號曰米堆舟入三門百日始上執標指揮者名曰門匠諺云古無門匠墓謂皆溺死也嘉靖乙未御史余光河津知縣樊得仁鑿石崖爲竅植以栢木樁鍊鐵爲索横繫樁上凡四十餘丈往者以鐵鉤挽索而上頗易爲力

嘉靖中高郵湖隄議用石河道都御史陳堯謂石取道遠而湖勢薄不至囓多樹木隔以板芟土實之費率省半及萬曆中卒易以石費不貲于隄不足有無大半實用事者橐余親見之如椿木估用杉則以隄楊代之採石不及十一而賦民輸辦凡中戶以下皆破及市壓石碨無得免者零星湊成不久即潰

紹興初漕粟嘉陵濟軍興率七十五斛而至一斛胡承公爲帥議轉般法費減十七故蜀人謂承公

爲湖州鏡此法我朝用之極便鏡之所及遠矣

漳河在館陶縣西南五十里源出山西一出長子縣曰濁漳一出樂平縣曰淸漳俱東經河南臨漳縣分流至館陶入衛河與漕渠合萬曆初年漳河北徙出魏縣入曲周釜陽河

瓠子河在濮州東南七十里乃漢武自臨塞決口作歌處

桑乾河陸路止八十八里而水程至七伯二十七里河之紆曲未有比者

永樂元年三月潘陽衛士唐順之言衛河南距黃河路纔五十餘里若開衛河距黃河置倉厫受南方所運糧餉轉至衛河交運公私兩便　上是之命近臣詳議如可行俟民力稍甦行之

成化間有議疏天津水運至宣大省兵餉王事揚讃相度地有游沙不可濬水勢相懸有至二百丈又多天險人力難施遂止

泰陵復上戶部郎嚴經督役轉輸爲艱經言以舟自游河達天壽山甚徑且安從之省費萬計今不

知可行否

由天津至定興可以舟行定興至易州陸路四十里

劉松石人知其花馬池之功而不知其工于治河如閘河之底深淺不同故盈涸難定公于涸時一以棗林閘為准高者窪之低者量留底板閘如一遂為永利

西原先生薛蕙亳州人正德癸酉與庠生同應試至長灣戲祝曰某在此河伯無供餽何也須臾一

大魚躍入舟中衆驚異相傳示復投于河其年領

鄉薦

凡河水有時洶涌逆流而上者必有大水至丙申

年七月十一日將夕河水忽涌起二尺餘少選復

平如此者三不知何祥

江

長江衝出大海長千里闊百二十里皆淡水文丞

相詩所云過淡洋者此也不知黃河如何榜雲關

之混混黃色衝出亦可想見第有漲落大小之不

同耳

海門縣東料角嘴江海交會處海鹹江淡二水不相混江視海水較高數尺

蜀江自南而西曰夷里

江上灘險

江自嘉州至荊門灘險地凡千百餘舟人一一能言之其灘之外有洞有磧凡數十皆見於字書今載其畧洞疾流也（江中有達洞構木洞）水流沙上曰瀨（江中有和前灘）水出尾下曰瀵（今地名十瀵）回流旋轉曰漩（今有南陀三漩）

石積水淺曰磧今有上磧下磧水疾崖傾曰㵐今有闘子㵐燕子㵐灘積相湊曰淋音子今有石摅林折摅林水如轉轂曰漕今有野猪漕水澄不流曰沱潭下急流曰灘其名尤多不能盡書也

湖水與江相速者惟洞庭最闊夏漲則江濁而湖高以清秋落則江清而湖低以濁

郡湖出江處地名曰八里江舟至此皆泊于江北蓋南有湖口稅關故也風濤盜賊之患歲無虛月盜猶可言若夜半大風陡起千伯艘一捲無跡矣

議者欲于北岸鑿渠屯船建一堡移衛軍守護余致書南撫江丁攺亭合江省撫臣議之丁欣然力任竟以江撫異議不果行

迤北有海無江蓋水之通海者謂之江而北則無海可注其曰海者猶江南之湖之漾京師城內有西海子城外有南海子塞外尤多大約水滙者皆是故河源亦曰星宿海其臚朐初會處也大而長始曰河其大者始曰瀚　文皇賜名玄冥池是也臚朐河亦賜名曰玄冥河蓋兩水非一水也

瀆

江淮河濟爲四瀆瀆獨入于海也今淮濟皆并于河則止二瀆矣繆仲醇言山骨即海可穿惟江則兩骨中心湊合不相穿未知然否

祭海香雲

吳元年大將軍平定山東次年　上即皇帝位改元洪武正月巳亥命道士周原德往登萊州諭祭海神原德未至前數日竝海之民見海濤恬息聞空中洋洋然若有神語者皆驚異及原德至臨祭

煙雲交合異香郁然靈風清肅海潮響應故事父老皆忻喜相賀爭至原德所曰海濤不息者十餘年矣今聖人應運太平有兆海濱之民有何幸身親見之原德還奏　上悅

風報

吳中五六月間梅雨既過必有大風連數日土人謂之舶𦨣風云是舶商請于海神得之凡舶遇此風日行數千里雖猛而不爲害四明錢塘南商至夏中畢集者此風致之也府境嘗七月大風甚於

舶艄野人駭異皆傳以爲孟婆怒鬨者笑之按北齊李騊駼聘陳問陸士秀江南有孟婆是何神也士秀云山海經帝之二女游于江此孟婆也以帝女故云孟婆猶郊祀志以地神爲泰媼則此語雖出鄙俚其傳之有自來矣宋徽宗在五國城有孟婆吹轉之詞葢取諸此

溫州自夏徂秋常觀雲以候風苟日間其雲或黑或赤低重凝澄容而不散則居民海賈咸以爲憂方未風時蒸溽特甚而波濤山湧若有物驅之此

邦謂之海動䬃而暴風起其色如煙其聲如潮振動天地拔木飄瓦甚驚畏者不敢屋居懼覆壓也風稍息則雨大傾雨稍霽則風復作一日之間或晴或雨者無慮百數此邦謂之風癡其始發於東北徵者一晝夜甚者三數日已而復有西南之風隨其後一晝夜或三數日以報之此邦謂之風報風癡已可懼然比歲常有而風報或無果有則勢尤惡熙寧九年大雲寺盧舍那閣成費錢千有餘萬其高廣閎偉甲於城中是年七月所謂風報者

起此閣輒屢浮動寺僧皆大呼佛號風定視之則柱離於礎尺餘矣推此以知力之大何千萬人足擬哉至於官宇民廬往往摧圮修復久之尚未如故郡人云數十年來未見此風之比也每五六月以往邦人率以爲虞凡風雨作則無雷惟霾霧而後測霽止之期迨秋冬交衆皆相慶謂可無虞矣其風之來狂暴而喧豗不止故謂之癡之二庶颶謂之颶大率海濱多有之韓退之問瀧吏詩云颶風有時作掀簸眞差事者此也

海舟

洪武五年昌國縣督造海舟其最鉅者務求材爲檣不可得俄有大魚一鐵梨木二各長三丈五尺漂至沙上砍魚取油七百觔木置檣恰如數事聞

上曰此天所以蘇民力靖海寇也船至外洋必遇颶風出沒波濤遠望如龍後　太祖崩一夕風雨失去而舟中人拋出無所傷如有提拉者

宋嘉祐中海上一舟遭大風桅折信流泊岸舟中三十餘人著短皁衫繫紅鞓爲帶類唐人見人拜

且慟哭語言書字皆不可曉步則相綴如鴈行後
出一書示人乃唐天祐中告授新羅島首領陪戎
副尉也又有上高麗表亦稱新羅島皆用漢字蓋
東夷之臣屬高麗者時贊善大夫韓正彥宰崑山
召至縣犒以酒食且爲脩船造桅教以起仆之法
其人各捧首致謝而去船中凡諸穀皆具惟麻子
大如蓮菂土人種之亦大次年漸小數年後如中
國者
邊海有夷船飄至者多掩殺報功或反爲所掩者

即匿不以聞近日惟交趾一船以舟中空無一物且無器械得全因檢宋仁宗時胡則在廣南有大船因風遠至食匱不能去告窮于則出錢三百萬貸之諫者皆不聽後夷人卒至輸上十倍在宋政從今則犯通海禁下獄矣

萬曆辛亥六月海風大發溫州獲異船三初獲爲裴暴等七十三名自供爲阿南國升華府河東縣人五月奉上官差往長沙葛黃處薦禮祭祀靈神而被風者再獲爲武文才等二十五名供爲升華

府河東縣人六月往歸仁府維遠縣販賣飄至海
中爲盜所刦而被風者三獲爲弘連等三十七名
升瑞安縣獲解稱文稜等五名共四十二人自稱
爲升華府濰川縣人五月就富安府裝載官粟併
各物同本營而被風者阿南郎安南國其君黎姓
後莫姓繼之今復歸于黎有五道四宣二京都城
市有古殿舊跡人皆被髮裸下足盤屈蹲踞爲恭
聲音莫辨飲食無分生熟所奉上官令爲欽差節
制各處水步諸營兼總內外同平章軍國重事太

尉長國公又鎮南營都督府掌府端郡公雄義營

太尉端國公君所被者黃衣黃冠也臣所服者純

衣純冠也問讀何書曰孔孟五經四書念何佛曰

南無阿彌陀　唱何曲曰張子房留侯傳史譯審

無他各發原土安插沿途水則從舟旱則從陸馳

檄經過地方官司差兵押逓每人每日各給米簽

冬月嚴寒行令溫州府查取貯庫贓衣各給綿衣

禦冷遇病撥醫調治以保生全皆叩頭而去

海塘

范希文爲典化令修捍海塘數百里宋末詹士龍復修之初發地得希文石記云遇詹而修此事古往往有之然係希文所留不獨名臣且擅康節之數學矣賢者固不可測如此

海沙

萬曆甲午余至海寧城外海沙可七八里際城五丈爲塘東直海鹽煙墩相望次年沙没海水直叩塘址以長篙測之不得其底衆洶懼將徙城避之無何大風雨衆盡潰縣令亦挾印走既息城無恙

令卒衆復歸未幾塘外沙露尺許久之復舊

海井

華亭市中小常賣鋪有一物如桶而無底非木非竹非鐵非石既不知其名亦不知何用凡數年無過而問之者一日有海船老商見之駭愕有喜色撫弄不已叩其所直其人亦黠意老商必有所用漫索其直三百緡商喜償三之二遂取付之因叩曰某實不識爲何物今已成買勢無悔理幸以告我商曰此至寶也其名曰海井尋常航海必須載

淡水自隨今但以大器滿貯海水置此井于中汲之皆甘泉也平生聞名於番賈而未嘗遇今幸得之范石湖集載海中大魚腦有竅吸海水噴從竅出則皆淡疑海井即此魚腦骨也

海錢

乾道丙戌夏樂清縣海門有蛟出水長丈餘既而塔頭陡門水吼二日而海上浮錢甚多有一父老識之曰海將錢噶人也風必作亟係船于屋里人咸笑之至八月十七日海果溢一縣盡漂其家獨免

浮提異人

海外有浮提國其人皆飛僊好行游天下至其地能言土人之言服其服食其食其人樂飲酒無數亦或寄情陽臺別館欲還其國一呼吸頃可萬里忽然飄舉此恍漾之言然萬曆丁酉年余同年葉侍御永盛按江右有司呈市上一羣狂客自言能爲黃白事極飲娛樂市物甚侈多取珠玉綺繒償之過其直及抵暮此一行人忽不見詰其逆旅家槖則無一有比早復來甚怪之請得大搜索葉不

許第呼召至前果能爲江右土語然不諱爲浮提人亦不謂黃白事果難爲也手持一石似水晶可七寸許置之于案上下前後物物入鏡中爲極毛芥又持一金鏤小函中有經卷烏楮綠字如般若語覽畢則字飛願持此二者爲獻葉曰汝等必異人所獻吾不受然可速出境無惑吾民各叩首而去

瓊海

嘉靖十六年丁酉瓊州諸生應試見海神立水面

高丈餘朱髮長髯冠劍偉異衆驚異下拜神掠舟
而過次日有三舟復見諸生大噪拒之神忽不見
少頃風大作三舟皆溺
瓊州士子赴提學試涉海甚艱嘉靖二十六年沒
者數百人臨高知縣陳址與焉幷失縣印其考貢
之年地遠不至者亦不復補　神宗初即位吾師
王忠銘先生瓊之安定人也入館即請于朝以備
兵使者攝之得允瓊士德之又建書院捐學田立
鄉約保甲之法兵使者通行一府地方以寧鄉人

共建生祠祀先生題曰崇報先生不敢當乃祀賢
公而先生祔焉吁為德于鄉而食其報若先生可
以永矣先生諱弘誨質直忠厚工詩及書擅于名
利幾入相矣有阻之者終南京禮部尚書先巳丑
與許文穆公主會試特會元陶望齡狀元焦竑館
選廿二人余居第十二先生即以是年南行至萬
曆戊戌再起以考滿入京門下士在京正盛迎于
郊外二十里自四衙門而下凡八十餘人余又與
焉極一時勝事得士報國若先生者即不入相其

又何憾

瓊在大海中廣數千里海角下見大星數十皆非

星經所有

海潮應月潮廣福等潮俱有信瓊州半月東流半

月西流大小應長短星不隨月

杭潮

宋末杭潮三日不至及元末亦如之又度宗梓宮

發引至江上候潮將渡過日晡不至巳豫爲之兆

矣

杭潮三日不至人謂天之祚胡元以亡宋固是一說然虜人間諜甚精山川險夷國之虛實盡知之矣伯顏大將蓋代英雄屯于臯亭山豈有錢江如山之濤全然不覺宿兵其地之理宋之叛將降卒充物其幕自詭效忠即宿兵豈有不諫止之理以鄙意度之三日不至事誠有之元兵必不駐此傳者文以爲奇史臣仍襲不改耳

珠池

池在海中蛋人没而得蚌剖珠蓋蛋丁皆居海艇

中採珠以大船環池以石懸大絙別以小繩繫諸
蛋腰没水取珠氣迫則撼繩繩動舶人覺乃絞取
人緣大絙上前志所載如此聞𣨼樂初尚没水取
人多葬沙魚腹或止繩繫手足存耳因議以鐵爲
耙取之所得尚少最後所得今法木柱板口兩角
隊石用本地山麻繩絞作兠如囊狀繩繫船兩旁
惟乘風行舟兠重則蚌滿取法無踰此矣

渡海

金道玄字仲旻吳縣人少孤父友長橋萬戶府鎮

撫陳某養爲子至正間方國珍起兵海上江淛行省參政朶耳質班督師與戰時陳已進官都鎮撫統軍以道玄從初升師期集建寧之補門闗國珍以書詐降陳受之意稍觧道玄曰賊志未可知也不如嚴備之陳不聽國珍以艨艟數百艘颿以赤布蔽日而下勢漸廹官軍猶晏然國珍乘風縱火矢石交注陳戰死不知所在道玄求之不得乃從舵樓躍赴海祝曰吾父有靈幸使我不爲賊所得也已而恒若有人抱持之自旦及晡隨波上下忽

覺身在石上登沙瀨數百步得小徑行里許乃知
温之壘水山也迨歸張士誠巳據吳或薦其名于
僞司徒李伯昇道玄聞之挈妻孥去隱具區賣卜
終身予問禮部侍郎

普陀

南海普陀山梵云補怛落伽或曰怛落伽或曰補
涅落伽音雖有殊而譯以漢文則均爲小白華樹
山實則一海島也

先師有四配南海觀音大士亦有四配伽藍祖師

彌勒地藏

紹興十八年史越王浩以餘姚尉攝昌國鹽監三月望偕鄱陽程休甫由沈家門汎舟風帆俄頃至補陀山詰旦詣善財巖潮音洞洞乃觀音大士化現之地時寂無所覩炷香烹茗但梘而浮花而巳晡時再往一僧指巖頂有竇可以下瞰公攀緣而上忽見金色身照耀洞府眉目瞭然齒如玉雪將暮有一長僧來訪云公將自某官歷清要至爲太師又云公是一箇好結果的文潞公他時作宰相

官家要用兵切須力諫二十年當與公相會于越
遂辭去送之出門不知所在乾道戊子以故相鎮
越一夕報有道人稱養素先生將與丞相接熊典
客不肯通刺族呼欲入謁亟命延之貌粹神清談
論風起索紙數幅大書云黑頭潞相重添萬里之
風光碧眼胡僧曾共一宵之清話擲筆不揖而行
公大駭遍覓不見追憶補陀之故始悟長身僧及
此道人皆大士見身也
丙午年余在南中有高明宇者談多奇中謂余兜

在後丙丁二年且曰過丁巳秋或可免蓋剛六十
之期也將去之尚遠不以爲異至丙辰冬長孫症
殤丁巳三日季弟鳳岐暴卒哀慘日覺精神恍惚
形神沖淡且有惡夢自忖岌岌決符高老之言乃
發愿泛海禮普陀且曰死于牖無若死于海爲快
且畱與諸貴人作話柄也時東風急駛者三日四
月二十六晚風小止開舟浪猶顛盪行不五里停
山灣遥見前舟已沉矣次日轉西風掛帆半日而
至登殿作禮宿一僧舍通夜寢不能寐甚苦甚疑

之歸來忽忽徂夏入秋日展書只以不語不動遇拂意決不惱怒爲主至八月十一日飲藥酒忽有異香透徹五臓五官又三日夢若有授曆者覺而釋然愉活至于今剛又三年矣追憶過海景象模糊不能辨姑以意書其佰一或真或幻皆不自知也

由定海棹舟自北而東過數小山可三四十里爲蛟門北直金堂山此處山圍水蓄宛然一箇好西湖也將盡望見舟山曰橫水洋潮落時舟山當其

衜其一直貫其二分左右左爲北洋右則梟山邊海諸處入舟山口山東西亘七八十里南夾近海諸山山斷續望見內洋舟行其中如汜光月河可愛盡舟山爲沈家門轉而北即蓮花洋洋長可三四十里過即普陀矣

抵普陀之灣步入一徑過二小山即見殿宇本山皆石吐出潤土蜿蜒直下結局寬平可三百畝即以二小山爲右臂一小山圓淨爲案左一長岡不甚昂築石臺上結石塔爲左蔽殿三重宏麗甚乃

內相奉　旨敕建設之辛隅爲盤陀石山勢頗高
聳巽方爲潮音洞吞吐驚人正後迤邐菩薩巖最
高曳而稍東一石山其下卽海潮寺也去前寺不
過三里萬曆八年所建今已燬兩寺之間東濱于
海一隄如虹海水上下卽無潮猶洶湧駭人東望
水面橫抹諸山起伏如帶色黑曰鐵袈裟又東望
微茫二山曰大小霍山極日閭尾紅光盪洋與天
無際惟登佛頭巖能盡其槪若在半腰牽引諸山
宛如深壑空處飛帆如織彼中人了不知[illegible]其[illegible]

險也

大約山勢爲前後二支支各峯巒十餘前結正龍即普陀寺轉後爲托即海潮寺二大寺外依山爲菴者五百餘所皆窈窕可愛環山而轉除曲徑外度不過三十里

舟山有城有軍有居民金堂最近開其中良田可萬頃悉禁不許佃作何居大謝山直舟山之南田亦不少此皆可耕之地然邊海之人都以漁爲生大家則宦與遊學遊手不爭此區區粒食計故地

方上下無有言及者袁元峯相公欲行之有司以為擾民而止

余任定海三日看來潮汐分明是天地之呼吸人非呼吸則死天地非呼吸則枯以月之盈虧為早莫其曰大小未必然也天下惟錢塘潮廣陵濤著稱則其海口最大與口外即大洋故然此臆度之言不足據惟識者參之

近時諸公議厤法有形章奏至相軋者或以問余余曰我騃人安知厤但看月一回圓則一月矣亦

如夷人不知歲但草一回青則一歲矣其人不能
應今見海潮初一十六必以子午刻餘以次漸遲
遞至晦望一日之中早在辰末晚在酉末所差甚
多而次日子午必不爽此又非曆法一定不易之
準乎節令亦如之即差不過一日無甚關繫天本
以顯道示人人不察而紛紛作聰明者其謂之何
間以語朱大復深以爲然
上招寶山見一秀士鬚面甚偉異之秀士亦覗余
余不顧數遣從者蹤跡若有意者遂進與揖方知

爲劉都督草塘之子今都督省吾之弟也其名國樟爲南昌諸生是時方欲爲草塘立傳喜而問之因得其詳且曰君固將種又材器如此一纘先緒取玉帶如芥何事從鉛槧自苦答以爲父雖上將數爲文臣所抑末年巳平九絲蠻寇曾省吾撫臺雖驕橫猶能假借代會者某公初履任循例設席邀宴某至大怒謂此皆摩軍餉㪚我保富貴取賞賚不就席而去遂恚甚瘍發于腦而卒故切戒某棄武就文而竟未有當也余聞其言深憫之蓋勢

之偏重久矣我輩于節制中要須權衡毋徒恣文墨哲天下豪傑也

時倭警狎至從者三人甚恐勸無行余不聽出海僅十餘里諜報衡風棹八槳而過者可接皆曰警急急余皆不顧既抵山則先一日果一倭舟泊于山之東厓舟純黑色上若城堵不見人高可五丈長三倍焉連數日東風漂至我兵船圍守發銃彈如揚沙著石壁紛紛下墜一小舟直前逼之倭發鉛彈一透死五人遽退是夕風轉而西倭揚帆

去我舟尾之余作禮之又次日舟師皆歸有登山者問之曰盡境而還計倭舟入閩及廣風稍南出大洋矣

山有兩寺住持後曰大智前曰眞表大智戒律精嚴爲四方僧俗所歸眞表雖領叢林性驕鷙悍破戒萬曆十年間其徒訟之郡太守行郡丞龍得孚勘問龍爲人好道醇直廉儉時復奉監司他委勘金塘山及補陀衆鞫眞表夜夢羣僧並來告眞表過惡且屬丞三分道場奉大士香火到山處分悉

如其夢且謂衆僧曰此非吾意佛告之也仍戒飭衆僧查僧房總三十六命取蓮華經三十六部來燬之火而令衆僧跨其上誓無再犯時吳參將稍從旁止之乃火一部衆僧悉跨焉處分畢至後殿拜禮甫拜下即覺兩髀病輭不可動兩人掖之以拜遍體陡發大熱急扶入禪房疾遂委頓胷間結一片大於盂堅於石楚不可言漸至昏憒見沙門雲擁霧集若有所按治有人若伽藍者奏曰此雖得罪大法顧其人實奉道愛民居官清淨內傳佛

吉曰奉道燬道尤當重處姑以愛民故罰三石牛
嗇官三石牛嗇官者不省其云何丞念此必冥官
之號如是死矣且入惡趣力懺悔某不知燬經之
罪大乃爾自今而後願奉齋持戒終身丞免官入
道自贖沉沉無有應者即有人送三石牛嗇官剳
子到間辭不受大智亦爲之慚哀誦經念懺願以
身代又久之始得兆許懺悔焉大智從定中見一
鐵圍城城中死人纍纍並裸臥丞亦在臥中獨不
裸大智至心營解忽見空中下白毫光一道若有

人掖出之而甦丞見沙門萬人問悉從何來咸曰

我輩給孤園善知識也汝何故燬經犯此大戒丞

曰知罪矣願以百償一而指捧齋萬僧衆僧稍稍

散去其夕家僮於昏黑中見兩玉女雙髻髻手執

幢蓋逶迤而過耆然有聲幢脚拂僮面僮驚起大

呼丞病良已是時不粒不瞬十日矣居長卿目擊

爲之記

普陀是明州龍脉最盡處風氣秀美雖不甚險遠

而望洋者却步即彼中士民罕有至者若非大士

見形何以鼓動人心成此名剎弅丞盡天下凡西
僧以朝南海爲奇朝海者又以渡石梁橋爲奇梁
之南有曇花亭下數級即爲梁橫亘可十丈脊濶
亦二三尺際北絶壁有小觀音廟在焉余坐上方
廣寺親見二十餘僧踏脊如平地共一行數步微
震懾凝立少選卒渡衆皆目之口喃喃不可辨問
之山僧曰幾不得轉人身也普陀一無所產歲用
米七八千石自外洋來者則蘇松一帶出劉河口
風順一日夕可到自內河來者歷錢江曹娥姚江

盤壩者四由桃花渡至海口風順半日可到兩地
皆載米以施出自婦女者居多自閩廣來者皆雜
貨恰勾歲用本山之僧亦買田舟山其價甚貴香
火莫盛于四月初旬余至則闃然矣却氣象清曠
幾欲久駐而竟不果則緣之淺也細訊東洋諸山
一老僧云有陳錢山突出極東大洋水深難下椗
又無𡶶可泊惟小漁舟盪槳至此即以舟拖閣灘
塗採捕後仍拖下水而回馬蹟又在其西有小潭
可以泊舟但有龍窟過者寂寂一高聲即驚動波

湏沸湧壞舟再西爲大衢與長塗相對其西有礁
無𢇁不可泊舟且亦有龍窟宜避東面有衢東𢇁
可容舟數十隻但水震蕩不寧舟泊于此久則易
壞大衢在北長塗在南相離不過半潮之遠潮從
東西行兩山束縛其勢甚疾舟遇潮來與落時皆
難横渡俟潮平然後可行近昌國爲韭山形勢巍
峩島㵎深遠此山之外俱遼遠大洋舡東來者必
望此爲准直上爲普陀矣

海水本遼濶舟行全藉天風與潮人力能幾風順

而重則不問潮候逆順皆可行若風輕而潮逆甚
難夏秋之間西北風起不日必有極大西北風操
舟者見此風候須急收安嶴兵船在海每日遇晚
俱要酌量收船安嶴以防夜半發風至追賊亦要
預計今晚收船何嶴若一意前追遇夜風起悔無
及矣

沿海之中上等安嶴可避四面颶風者凡二十三
處曰馬蹟曰兩頭洞曰長塗曰高丁港曰沈家門
曰舟山前港曰𣸣江曰列港曰定海港曰黃岐港

曰梅港洌頭渡曰石浦港曰猪頭嶴海門港曰松門港曰蒼山嶴曰玉環山梁嶴等嶴曰楚門港曰黄華水寨曰江口水寨曰大嶴曰女兒嶴中等安嶴可避兩面颶風者凡一十八處曰馬木港曰長白港曰蒲門曰覲門曰竹齊港曰石牛港曰烏沙門曰桃花門曰海閘門曰九山曰爵溪嶴曰牛欄磯曰旦門曰大陳曰大床頭曰鳳凰山曰南麂山曰霓嶴其餘下等安嶴只可避一面颶風如三孤山衢山之類不可勝數必不得已寄泊一宵若停

久恐風反別迅不能支矣又潭岸山灘山許山之類皆園土無懸一面之風亦所難避可不慎乎由此覩之沿海萬里之遥處處有懸處處要斟酌此惟老漁船知之而漁有世業有閱傳又善占風望雲氣颿如平地多夜行不失尺寸也

近日有茶山王之說傳者歷歷若親見且謂聚至數萬人販米于蘇松等處庚申湖廣至禁米不許下江曰恐茶山王羅去也米一時踊貴斗至一百五六十錢時非水非旱田禾蔽野秋成在卽而所

在怔擾平糴抑價吳江縣立破一百二十餘家亦
自來之異變也攷海中誠有此山自嘉定寶山出
南匯嘴一百六十里可至無壆無港原非駐足之
地其它處遠而同名者或不少却屯聚如此之多
幾比琉球一國大海中固邈無邊際要之自開闢
以來人力所至船隻所通凡島嶼礁坎之類靡不
登之載藉而獨遺此大山窟奸人爲東南隱憂似
不可解且海寇飄忽乘風萬里所以難制若山居
土着必爲衆所窺即如米尚須糴它一切所需非

天降非地出何處得來若曰俱販之中國何不散居內地伏草澤間爲所欲爲而以海自限日與風濤爲伍決非事理所有而少年喜事者至自請于當道往彼說諭招兵各使臣欲收之爲用曰折簡可致遠近若狂數年不絕發一笑可也